

中国诗人
随笔系列

·
福建卷

女性主义者笔记

安琪 著



安琪

本名黄江嫔，1969年2月出生，福建漳州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先后被评为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（2006年，《诗刊》），第四届柔刚诗歌奖主奖获得者（1995年）。诗作入选《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教程》《中国新诗百年大典》《百年中国长诗经典》《亚洲当代诗人11家》（韩国）及各种年度选本。合作主编有《第三说》《中间代诗全集》。出版有诗集《奔跑的栅栏》《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》《极地之境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

女性主义者笔记

安琪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性主义者笔记 / 安琪著. — 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
2015.11

(中国诗人随笔系列 · 福建卷)

ISBN 978-7-5525-2275-4

I. ①女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7481号

女性主义者笔记

安琪 著

责任编辑 李媛媛

封面设计 蒋 浩
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
阳光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584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1255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20千字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2275-4/I · 640

定 价 2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走向“文学广场”的诗人们

曾念长

就文学体式而言，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。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，我斗胆说：公共性。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，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。所以，诗人、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，学者、医生、演员、商人和官员，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，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邇（卡邇：福州地区方言，也通行于台湾马祖等地，意指闲逛、溜达）一番。它是文学的“公共广场”。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，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，只要来到这个广场，大家就享有同等的“文学身份”，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，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。

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，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：抒情性和议论性。在农村，村庙就是广场。每逢佳节，村民在此狂欢；但逢大事，族人在此定论。在城市，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，在放大，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。君不见，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。而我想说的是，散文和随笔，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“文学广场”，也有双重属性，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

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。

一般而言，散文重抒情，而随笔重议论。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，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。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。通过他的海量写作，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了出来，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。显然，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，隐含着特定的诉求：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。其结果是，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。不过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，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：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，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；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，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，发展为随笔写作。于是，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，“文学广场”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。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，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，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“文学广场”上的交响曲。

这套丛书名为“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”，那么，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，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“文学广场”中给予具体考察。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，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“文学广场”，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。似乎有人说过，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。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。如果“查无此人”，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。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，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。随笔就是我们这

个时代的“文章”，可长可短，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，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。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，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、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。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，唯独如此，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。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“散文化的写作”，它是“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”，其“出发点可以是诗的，也可以是小说的、戏剧的，等等”。我理解于坚所说的“散文化的写作”，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随笔。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，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。这种写作本身，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。

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，福建是一个“诗歌大省”。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，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。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？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？但我以为，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，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。从历史上看，闽人文学长于诗文，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。其中的原因，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。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，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，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。这一说法或许不假，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“内排遣”传统。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。他们往往向自己的

内心，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。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，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。他们习惯性地神像前喃喃自语，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象一问一答。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，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。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，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。闽人对诗歌、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，或许正是缘于此。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，不是北京人的段子，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。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，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，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。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。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，在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。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，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以蔡其矫、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，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，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。

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，今天的福建诗人（也包括批评家）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。如厦门的舒婷、陈仲义，福州的吕德安、鲁亢等。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，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。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，不如说这是诗人

的一种心灵隐喻。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，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，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，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“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／隐士却不在家”。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，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。但我还想说的是，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，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。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，介入公共事物，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。在此意义上，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国内同行。比如于坚，这位自称“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”的云南诗人，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，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、建筑与城市、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。再说王小波，他不是诗人，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，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，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。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。诗人不仅仅是诗人。他首先是个人，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，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。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，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，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。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。正如前文所言，随笔是“文学广场”，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，也是诗人出来卡邈的绝佳场所。

我想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，因此才有“诗人随笔”一说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“副产品”。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，我想他们对自己的“副产品”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。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，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。所谓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。我更想借这个机会，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。呈现在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，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。这种“路径依赖”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，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。一位学者来到广场，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，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，甚至与自己“死磕”。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。依此类推，诗人出现在广场，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。他们左顾右盼，略带神经质，却不愿参与任何“群众聚会”，就像传说中的“打酱油”者，一溜烟又飘走了。我作此类比，仅仅是想说明，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。诗人最关心的，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即便是写随笔，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！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，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？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。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。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。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，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

视，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，再和盘托出。凡此种种，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。

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，算是老读者了。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。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，我却读得较少。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，当作一次发现之旅，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，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。

（曾念长：文学博士，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。）

目 录

女性主义者笔记

查无此人 / 002

脱轨之后读张爱玲 / 005

女性主义者的命 / 007

写作如写命 / 010

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 / 012

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 / 015

女性意识是女性写作者身上的最美部分 / 022

杜拉斯只有一个，她无法复制 / 024

先女性后诗歌，还是先诗歌后女性 / 027

——“中国2005年女性诗歌年度奖”获奖感言

北京写作笔记

坚持诗歌中的英雄主义 / 032

各按本性 / 034

长诗福建与短诗北京 / 035

我的长诗写作 / 037

诗歌的救赎力量 / 040

我爱我必然的命运 / 044

以33岁为界 / 049

北京大梦 / 051

海子之于我…… / 052

诗歌与时代 / 054

我的诗歌语言观 / 056

诗歌距离理想主义还有多远？ / 058

再出发，从漳州安琪开始 / 062

诗歌抑郁症 / 066

写在长诗选《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》自费印刷的几句话 / 068

永远未完成 / 072

——我的诗歌自述（1992—2002）

私人笔记

年月 / 112

无人可诉 / 114

7个梦 / 116

写作何为：给吴子林 / 121

有一种写作你无法体验 / 122

因深刻的理解而赞美 / 123

你找到了属于你的意象了吗 / 124

衣道如人道 / 125

2009年5月16日17：46分的孤独 / 126

2010年1月1日，我和另一个我的辩驳 / 127

记事，风 / 130

每个人的身上都静静地躺着祖先的血 / 131

漳州，漳州 / 132

本名黄江嫔中“江”字的来历 / 137

异乡传 / 139

每个人手上都握有开关 / 144

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 / 156

昨夜一恍惚想到安琪和她的诗 / 186

安琪

| 中国诗人随笔系列 |

福

建

卷

女 性 主 义 者 笔 记

女性主义者笔记

查无此人

今日端午，一早起床，天灰风暗，雨水若干滴，沾不湿伞面，却使我的心情略有阴郁。似乎是放假了，公交车上乘客寥落，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安坐靠窗的位置看各色人形闪现而过。每到一个站台，就有面容各异的男女老少或上或下，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脸，有着基本上可以辨认的脸形，福建的大抵瘦削有骨感，广东、广西大眼凹目、唇厚额凸，湖北圆脸细眼、个子纤瘦，湖南眉眼周正有新青年遗风，安徽白净帅气高大，山东憨厚敦实粗壮，山西长脸，内蒙圆脸，如此等等，倘再加以乡音辅助，那就更是了然。我庆幸自己把一生过成两生，一生在南方，一生在北方。而我的长相也相应地有了南方北方的区别，南方的我，瘦小纤弱，整天都在牙疼感冒的小病小灾中；北方的我，高大结实，像“高大女神的自行车”（海子语），日日游荡在家门之外的公交车上或公司里，不敢生病也不能生病。北方的“此生”我才开始（我经常跟朋友说我今年六岁半），正是充满想象力的年龄，人世种种皆还未知，正在成长中的人生怎能使我诗意消退？

对我而言，诗歌写作并非体现在纸本上或电脑上，诗意留存即可。如前所述，我从未让我的脑子有个消停，它时时处于高度运转之

中，风吹感伤或见光心喜，人流喧涌时黯然神伤于自己的孤独或转而庆幸孤独的妙处，譬如可以随时停下脚步看公园中随高音喇叭跳舞健身的男女，并羡慕于他们舞姿的协调；健步穿行在北京的南锣鼓巷这簇拥着酒吧、中央戏剧学院、按摩房、咖啡屋、吉他室、茶餐厅的元朝小巷时，脑中便不断闪现的这样一个词组——垂垂老矣的青春。这一切，难道不就是诗歌情怀吗？我漳州师院的学弟吴子林博士在为我并不富裕的生活忧虑时我说，所幸我们还有一个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的颜回成为我的样板。对我而言，写诗是件手一伸就能摘到果子的事，它是我荒芜身体荒凉此生的唯一休闲，唯一娱乐。我从不怀疑我的写作能力，因为生活就是我的诗歌来源，我所有的诗歌基本都是真实生活而非寓言或编造。时至今日，我已经把生活过得颇具传奇色彩。每当我解于我的生活种种譬如荒诞、无助，我就说，这是诗神的赐予，因为你太幸福和幸运了：你能表述！

是的，我能表述，把我全部的诗歌按照时间线索串在一起，就能展现出我出生至今的面貌，我的欢爱与仇恨，我的快与痛，我的不死的过去和死着的现在，藏都藏不住啊。多年以后人们将在对安琪的追溯中盖下此章：查无此人。因为——

在死者生活过的尘世，邮差早于死者死去，你邮寄到尘世的信因此无人传递。

我此刻的生活就是那个死者，我在现世所写下的诗作就是那封邮